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五禮通考卷四十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十

方丘祭地

明史太祖本紀吳元年八月癸丑方丘成

春明夢餘錄太祖朱即大位之先建方丘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以祀地洪武元年李善長等進方丘說

曰三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人以夏日至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

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為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為二事後世宗之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太時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

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皆非禮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唯行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為正夏日至親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上是之

明史禮志壇壝之制明初建方丘於太平門外鍾山之

陰方丘壇二成上成廣六丈四出陛南一丈東西北八尺皆八級下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陛南丈二尺東西北一丈皆八級壝去壇十五丈高六尺外垣四面各六十四丈餘制同南郊有浴室瘞坎在内壝外壬地

太祖本紀洪武二年五月癸卯始祀地於方丘

明會典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配享

明史禮志二年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其儀並同圜丘

唯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

神位方丘洪武二年夏至正壇第一成皇地祇南向

祭器北郊同南郊　玉帛牲牢皇地祇黄琮郊祀制

帛地祇黄配位白方丘黄犢配位各純犢配位天下山川牛一羊豕各三祝册祝版長一尺一分廣八尺厚二分用楸梓木　籩豆之實以下同圜丘

明集禮神位版正位題曰皇地祇配帝題曰仁祖淳皇帝位版並黄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

瀆之神五鎮之神神位版並赤質金字　配位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從祀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方丘　神席用龍椅龍案錦座褥配位同從祀位並設於案不設席　祝冊洪武元年五月十四日夏至親祀方丘祝文曰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親祀方丘正位祝文曰時當夏至萬物咸亨用遵彞典謹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奉茲瘞祀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尚享　配位

祝文曰時當夏至萬物咸亨謹率臣僚恭祀皇地祇奉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慎瞻仰永為配位尚享　祭器設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一犧尊一山罍一於壇上皆有勺有冪有坫設太尊一山罍一於壇下有坫有冪配帝同其從祀則設五岳四瀆著尊二犧尊二於左設五鎮四瀆著尊二犧尊二於右上帝及配帝籩豆各十二有簠簋各二㽅盤篚各一牲案各一爵坫各三沙池香案各一其從祀則籩豆各十簠簋各二

牲案各一爵坫沙池香案各一　禮神之玉方丘正位用黄琮　帛方丘正位幣仍以黄從祀幣各從方色配位帛用白　牲用黄犢二從祀岳鎮海瀆各用純色犢一　樂舞方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幣奏肅和之曲奉俎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奏禧和之曲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瘞奏時和之曲其盥洗升降飲福受胙俱不奏樂祭服夏至祭地皇帝服衮冕其侍祠服亦如祀天禮

酒齊正配位太尊實泛齊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醍齊山罍實昔酒在壇上太尊實沈齊山罍實事酒清酒在壇下從祀著尊實醴齊盎齊犧尊實事酒　粢盛正配位從祀並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　籩豆之實方丘正配位籩各實以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黒餅白餅糗餌粉餈豆各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拍飽食糝食從祀籩減糗餌粉餈豆減飽食糝食　褥位用緋同郊天禮　車旂同祀天

禮　執事人員設皇帝大次皇太子幄次官二人掃除壇上下官一人御史監掃除二人灑掃齋舍神廚官二人設饌幔官二人設皇地祇仁祖淳皇帝龍椅龍案從祀神席官一人設御位皇太子位官二人設燔柴官二人設分獻及文武官諸執事官版位官二人設儀仗官二人設庭燎墳燭官二人設牲榜省牲位及割牲官二人宰牲十五人掌鼎鑊視滌濯官二人協律郎一人舞士一人樂生一人舞生一人撰祝書祝官各一人讀祝

兼捧祝官一人導駕官奏禮官六人導引皇太子官四人分獻官執事八人引陪祭官執事四人糾儀御史四人奉爵官六人捧幣官六人司香官六人掌祭官十二人舉飲福案官二人進福酒官二人進俎官二人授胙執事官一人司御洗捧匜一人進巾一人司分獻罍洗各酌水二人進巾二人司御盥洗酌水一人進巾一人司分獻盥洗位酌水一人進巾一人司御酒尊所官一人司分獻酒尊所各二人進正配位饌官六人舉案齋

郎十二人舉從祀饌案四十八人　陳設設皇帝大次於外壝之東其禮亦准祀天之儀於祀前一日有司掃除壇上下開瘞坎設皇太子幕次於大次之右祭前一日設省牲位於內壝之東門外設樂縣於壇下之南設正位於壇第一層之北正中配位於壇上之東設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位於壇第二層五岳四海在東五鎮四瀆在西設正配位著尊於壇上設尊於壇下玉幣篚位次之又設五岳四海酒尊於神座之次幣篚位次之設

五鎮四瀆酒尊於神座之右幣篚位次之設正配位籩
十二於神位之左豆十二於神位之右簠簋各二登一
在籩豆之間俎一在簠簋之前香燭案在俎之前爵坫
沙池在香案之前設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籩十在左豆
十在右簠簋各二登一在籩豆之間俎一在簠簋之前
香燭案在俎之前爵坫沙池在香燭案之前又設御盥
洗位於壇之東分獻官盥洗位於樂懸之東西設御褥
位於壇之南設皇太子褥位於御位之右設分獻官於

御位之南文武陪祭官於分獻官之南讀祝官於神之右司尊司洗捧幣捧爵各於其所設望瘞位於壇東南

告天下神祇　祀前十日設天下神祇位於方丘之壇東西向以酒脯祭之祝文曰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將有事於方丘咨爾百神克相祀事北郊祀畢復以籩豆簠簋羊豕各六即壇以祭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於天下神祇　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致齋第一日百官朝服親受誓戒於御前如祀天禮　省牲器並同

祀天禮　飲福　方丘三獻禮畢飲福受胙儀及贊詞並同祀天禮

齋宮　洪武二年十二月詔太常禮部議築齋宮於方丘之側

告廟　同祀天篇

樂協律郎一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旛樂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樂器　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敔一柷四塤四篪

四簫四横笛笙八應鼓一

舞舞士一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節舞生百二十八人文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舞生六十二人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手執羽籥　武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各執干戚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舞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手執干戚

方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坤德博厚物資以生承天時行光大且寧穆穆皇祇功化順成來御方丘嚴恭奉迎

奠玉幣肅和之曲　地有四維大琮以方土有正色制幣以黃敬存於中是薦是將奠之几筵臨監洋洋

奉俎凝和之曲　奉時純牡其牡童犢烹鼎既嚴登俎維肅升壇昭薦神光下燭眷佑邦家報效唯篤

初獻壽和之曲　午為盛陽陰德和萌天地相遇品物光榮吉日令辰明祀攸行進以醇醴展其潔清

亞獻豫和之曲　至廣無邊道全持載山岳所憑海瀆咸賴民資水土既安且泰酌酒揭虔功德惟大

終獻熈和之曲　庸眇之資有此疆宇匪臣攸能仰承佑助恩崇父母臣歡鼓舞八音宣揚疊侑明醑

徹豆雍和之曲　牲牷在俎籩豆有實臨之肸蠁匪惟飲食登歌乃徹薦獻爰畢執事奉承一其嚴慄

送神安和之曲　神化無方妙用難量其功顯融其祀悠長飈輪云旋龍控鸞翔拜送稽首瞻禮餘光

望瘞時和之曲 牲體制幣餕饌唯馨瘞之于坎以達神靈奉神于陰典禮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寛平

夏至親祀方丘儀注 齋戒前期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二日陪祀官執事官並齋七日 告天下神祇散齋第五日於方丘壝外之東設壇置天下神祇位西向具酒脯祭告 省牲先祭二日設皇帝大次於壝外東門内道北南向省牲位於内壝東門外先祭一日導駕官導引車駕詣大次太常卿奏中嚴皇帝服皮弁服太常卿

奏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詣省牲位執事者各執事廩犧令帥其屬牽牲自東西行過御前省訖牽牲詣神厨執事者取毛血實于豆太常卿奏請詣神厨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至神厨太常卿奏請視鼎鑊請視滌濯遂烹牲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

陳設先祭一日陳設如圜丘儀 鑾駕出宫前一日太常寺告示文武官具朝服乘馬導從兵馬司洒掃御道侍衛催整班行和聲備樂金吾衛備兵仗拱衛司備儀仗

車輅與牧所備仗馬至日擊鼓初嚴內使監陳御輿於
謹身殿前南向拱衛司設繖扇𦩍執於御輿之左右設
黄麾仗于丹墀中道之東西設玉輅于奉天門外正中
南向和聲郎設樂于午門外金吾衛陳仗于午門外近
南東西相向陳金鼓隊于雲集街橋南東西相向舍人
催文武官各具朝服擊鼓二嚴侍儀版奏中嚴舍人引
文武官分立于雲集街橋北文東武西擊鼓三嚴侍儀
奏外辦皇帝御謹身殿御用監令跪奏服冕服興皇帝

服冕服訖侍衛奏請升輿皇帝升輿侍儀同導駕官導引御輿至丹墀儀仗前導至奉天門外侍儀跪奏降輿皇帝降輿侍儀奏升輅皇帝升輅侍儀跪取旨勑文武官上馬舍人傳旨勑文武官上馬訖侍儀跪奏進發玉輅進發前金鼓隊分左右行次旗仗分左右行次百官前導分左右行次護衛次仗馬次儀仗次侍儀導駕官次將軍次内使擎執各分左右行次内使監拱衛司光祿寺御用監官扈從於玉輅之後次鼓吹次旗幟次兵

仗各後扈從駕將至兵仗周衛於大次文武官下馬侍立於御道之左右金鼓仗馬大樂儀仗分列於大次之南東西相向駕至大次前回輅侍儀跪奏降輅皇帝降輅侍儀與導駕官道引皇帝入大次侍儀跪取旨勑文武官各還齋次　正祭祭日清晨太常少卿率執事者各實尊罍籩豆登俎簠簋又實幣於篚加玉置於酒尊所祝版置於皇地祇配帝位之右樂生舞生入就位諸執事入就位太常卿奏請中嚴皇帝服衮冕太常卿奏

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位北向立　迎神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中和之曲贊禮唱瘞毛血郊社令瘞毛血樂六成止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奠玉帛贊禮唱奠玉幣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詣盥洗位太常卿贊盥曰前期齋戒今

晨奉祭加其清潔以對神明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司執洗者奉盥進巾太常卿奏盥手帨手出圭皇帝盥手帨手出圭太常卿奏請升壇贊曰神明在上整肅威儀升自午陛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司玉幣者奉玉幣以俟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肅和之曲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舉香跪進於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司玉幣者

奉玉幣跪進於皇帝之右皇帝受玉幣奠於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進於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司幣者奉幣跪進於皇帝之右皇帝受幣奠於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進熟贊禮唱進俎齋郎舉俎至壇前進俎官舉俎升自午陛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凝和之曲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進俎官以俎進於皇帝之右皇帝以俎奠于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進俎官以俎進於皇帝之右皇帝以

祖奠於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初獻贊禮唱行初獻禮太常卿奏行初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

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
冪酌泛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
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
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
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
奉香跪進於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
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執爵官奉爵跪進於皇帝之右皇
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

酒三祭酒奠爵樂舞止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讀祝官取祝版於神右跪讀訖樂舞作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泛齊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進於皇帝

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執爵官奉爵跪進於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讀祝官取祝版於神位之右跪讀訖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位道導駕官同太常卿道導引皇帝復位　亞獻贊禮唱行亞獻禮太常卿奏行亞獻禮請詣爵洗位道導駕官

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官舉冪酌醴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豫和

之曲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
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於皇
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
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
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
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
受爵司尊者舉冪酌醴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

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
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於皇
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
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
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舞止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
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終獻贊禮唱行終獻禮太常卿
奏行終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

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
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官又以爵進皇
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
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
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
爵進皇帝受爵司尊官舉冪酌盎齊皇帝以爵授執爵
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
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導駕

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於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盎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

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
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於皇帝之右皇帝
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
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
位　分獻贊禮俟行終獻時唱分獻官行禮贊引各引
分獻詣盥洗位贊搢笏贊盥手司盥者酌水分獻官盥

手贊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分獻官帨手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請詣爵洗位贊引引分獻官至爵洗位贊搢笏分獻官搢笏執爵官以爵進分獻官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贊引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請詣各從祀神位前贊引引分獻官至神位前贊跪搢笏分獻官跪搢笏司香者以香跪進於分獻官之左贊引贊上香上香三上香分獻官上香上香三上香執爵官以爵跪進於分獻官之右分獻官受爵贊引贊祭酒祭酒三祭酒

奠爵分獻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贊引贊出笏俯伏
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分獻官出笏俯伏興
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引唱復位分獻官復
位　飲福受胙贊禮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詣飲福
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飲福位北向立
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進
於皇帝之左贊曰唯此酒肴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

同沾皇帝受福酒祭酒飲福酒以爵置於坫奉胙官奉
胙跪進於皇帝之右皇帝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執事者
跪於皇帝之右受胙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
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俯伏興
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位導駕
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徹豆贊禮唱徹豆協律
郎跪俯伏舉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徹豆贊禮唱賜胙
太常卿奏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

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送神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祝人取祝幣官取幣詣望瘞位讀祝官取祝奉幣人取幣掌祭官取饌及爵酒詣瘞坎置戶上樂止　望瘞贊禮官唱望瘞導駕官同太常

卿導引皇帝至望瘞位贊禮唱可瘞東西面各二人以毛血瘞俟半瘞太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解嚴　鑾駕還宮鹵簿道從如來儀大樂鼓吹振作

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年方丘在北郊歲夏至皇帝大祭地于方澤皇地祇北向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諸神配服袞冕方丘壇南建殿九間風雨於此望祭　三年增祀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

祖配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改築方丘上成廣二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每面廣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通徑七丈四寸壝至内壝墻四面皆八丈九尺五寸内壝墻至外壝墻四面各八丈二尺

王圻續通考洪武七年增設天下神祇壇于南北郊

明史樂志洪武八年御製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岳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煙

繚繞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靄瑞氣兮應結樓

臺以徵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

願嘉烝民兮永懷

奠玉幣　臣奉兮以篚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

陪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映燎炎兮煌煌

迎胙　庖人兮淨湯大烹牲兮氣靄而芳以徵衷兮

獻上曰享兮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為烝民兮

永康鑒豐年兮耿光

亞獻　雜殽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酌醴兮載觴

終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殽羞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

徹饌　俎豆徹兮神熙鑾輿駕兮旋歸百神翼翼兮雲衣敬奉行兮弗敢違

送神　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

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斂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旂從祀

事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王圻續通考洪武九年定郊社之禮雖有三年之喪不

廢　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命作大祀殿於南郊遂定

每歲合祀於孟春為永制　十一年十月甲子大祀殿

成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

南郊

蕙田案明太祖勤於郊祀奕世仍之自改大祀殿合祀後太祖親祀者二十恭閔親祀者三成祖親祀者十一詳見圜丘門

禮志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

蕙田案自此年北京肇建大祀殿合祭天地至世宗嘉靖九年建南北郊壇皇帝親祀者凡一百有一見圜丘門

明會典嘉靖九年遵初制建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　建皇地祇室於方澤南以藏皇地祇及從位主　是年既分建四郊遂號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孝陵鍾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并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岳鎮之次仍俱祀於

地祇壇

春明夢餘錄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請建改地

壇在安定門外之北繚以垣墻壇為制二成夏至祭
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東一壇中岳東岳
南岳西岳北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
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
壇東海南海西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
大漢東向俱二成上壇制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
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各成面甎用六八陰數皆
黄色琉璃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級周圍水渠一

道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壝方墻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內櫺星門四北門外西為瘞位瘞祝帛配位帛則燎之東為燈臺南門外為皇地祇室藏神版而太祖版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諸廟外櫺星門四西門外迤西為神庫神廚宰牲亭祭器庫北門外西北為齋宮又建四天門西門外為鑾駕庫遣官房南為陪祀官房又外為壇門又外為泰折街牌坊護壇地一千四百七十六畝

王圻續通考嘉靖祀方澤儀注　一前期十日太常寺題請視牲次請命看牲分獻大臣各四員　一前期五日上詣犧牲所視牲其前一日上告廟及還參拜俱如大祀之儀告辭曰明日出視方澤大祭牲犧回還餘並同大祀參畢回宫次日命大臣輪視如常儀　一前期四日太常寺奏祭祀進銅人如常儀諭百官致齋三日上親填告請太祖祝版於文華殿　一前期三日上詣太廟請太祖配神以脯醢酒果行再拜一獻禮祝文曰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某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曰茲以今月日夏至恭祭皇地祇於方澤謹請高祖作主侑神伏惟鑒知謹告　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期一日太常卿詣太廟寢請太祖御位至皇祇室奉安上親填祝版於文華殿黄楮版黑字遂告於廟告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北郊行祭地禮謹請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　一祭之日五鼓太常卿俟上御

奉天門跪請聖駕詣地壇錦衣衛備隨朝駕上常服乘輿由長安左門出入壇之西門太常官導上至具服殿易祭服出導引官導上由方澤右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就位典儀唱瘞毛血唱迎神樂作樂止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樂作內贊升壇道導上至皇祗香案前奏跪奏搢圭司香官捧香跪進於上右內贊奏上香上三上香訖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於上右上受玉帛內贊奏獻玉帛

上奠訖奏出圭導至太祖香案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

唱進俎樂作齋郎舁俎安訖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皇祇

俎匣前奏搢圭奏進俎奏出圭導上至太祖俎匣前儀同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升壇導上

至皇祇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於上右上受爵內

贊奏獻爵上獻爵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奏跪傳贊眾官皆跪

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畢樂復作內贊奏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導上至太祖前奏搢圭捧爵官以

爵跪進於上右上受爵内賛奏獻爵上獻訖奏出圭奏
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儀同初獻惟不讀祝
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立壇
左東向唱賜福胙内賛奏詣飲福位内賛對引官導上
詣飲福位奏跪奏搢圭光禄卿捧福酒跪進於上右内
賛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禄卿捧福胙跪進於上右内賛
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
傳賛百官同典儀唱徹饌樂作執事官徹饌訖樂止典

儀唱送神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
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典儀
唱望瘞內贊奏詣望瘞位內贊對引官導上至望瘞位
祝帛瘞訖配帝帛燎半內贊奏禮畢道引官導上至具
服殿易服太常卿捧太祖御位入安於太廟寢殿還詣
廟參拜致詞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恭詣北郊祭地禮
成謹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行參拜畢還宮　一
分獻官儀注典儀唱行初獻禮讀祝訖俯伏興平身贊

引引獻官各詣神位前贊跪贊搢笏上香獻帛獻爵訖贊出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各詣神位前贊搢笏獻爵出笏復位至唱望瘞贊引引獻官至燎所燎半贊禮畢　一祝文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某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皇地祇曰時當夏至羣物方亨生長發育有生咸賴功德至厚上配皇天爰遵典禮謹率臣僚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奉茲瘞祀奉太祖高皇帝配神尚享　一陳設正位北向犢一黄

璧一帛一黄色登一籩簠簋各二籩十二豆十二黄玉爵三尊三篚一祝案一配位西向陳設同無玉帛一白色從四壇五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共一壇東設西向犢一羊一豕一登一帛八黄一青一白四紅一玄一鉶一籩十簠簋各二豆十黄瓷爵三篚一酒盞三十尊三五鎮天壽山純德山共一壇西設東向陳設同帛七黄一青一紅一白三玄一四海一壇東設西向陳設同帛四玄色

明史樂志嘉靖九年復定方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俯瞻兮鳳輦來靈風兮拂九垓川岳從兮後先百辟列兮襄陪臣拜首兮迓迎顧臨享兮幸哉

奠玉帛廣和之曲　祀禮有嚴兮奉虔玉帛在筐兮來前皇靈垂享兮以納烝民率土兮樂豐年

進俎咸和之曲　殽羞馨兮氣芬庖人奉役兮和湯奉進兮皇祇歆慰臣稽首兮敬將

初獻壽和之曲　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醴明潔兮

馨香頥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安和之曲　載獻兮奉觴神顔和懿兮以嘗功隆厚載兮配天民感德兮無量

終獻時和之曲　三進兮玉露清百職奔繞兮佩環鳴凫鐘鼉鼓兮韻錚鍧頥留福兮羣生

徹饌貞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遲深惟一念兮誠意徹神垂博容兮聽納恐未備兮惟慈依

送神寧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伸駕還兮法從陳靈

祇列兮以隨百辟拜兮恭寅望坤宮兮奉蘇顒普福兮烝民

望燎幽同寧和

春明夢餘錄潘潢議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案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用牲於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於郊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徙見天子有兆於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於北郊其言本孝經緯於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母位則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母莫大於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爲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

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於其國亦
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
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
方祭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
土曰冢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方曰方
丘折曰泰折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
道列地利命降于社之謂殺地社之為大示昭昭矣
自鄭玄諸儒牽附讖緯誤分泰折為祭崑崙方丘為
祭神州於是大社自為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別在
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
禮宗伯甸師用牲於社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小
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
合軍以先愷樂獻功於社大司冦軍旅之事涖戮于
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
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
城內夫大社既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

右社稷左宗廟者固王自立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為地別體而雜求諸泰折方丘卒起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維講正流惑可勝慨乎

蕙田案潘潢以大社為祭地於社禮之外又添一社而地無祭矣謬極

編修歐陽鐸議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太祖皇帝兆圜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為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太祖非無為而變太宗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國典不敢易言耳茲遇陛下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是

在陛下聖明而已況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效其愚謹案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缺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於上帝即宜於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為壇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

丘不必於門内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
悖亦不必泥得其意不踐其迹特之為貴可也

蕙田案歐陽鐸之議周禮誠不知而妄為之
說也曰禋祀祀天血祭祭社無祭地之禮彼
黄琮禮地兩圭祀地者何禮耶曰右社稷左
宗廟五帝四郊無地祇之位彼澤中方丘非
地祇之位耶曰祀天大裘祭社希冕無祭地
之服夫冬至寒故大裘而衮冕未有冕而不
衮者祭地夏至則衮冕爾何謂無服曰黄琮

禮地而無禮社之玉兩圭祀地而無祀社之
圭夫周禮序官每多互見靈鼓鼓社祭言社
而不及示大司樂分樂又言示而不言社蓋
祭祇不可謂之祭社而祭社則可謂之祭地
故其禮有異者以秩其等有同者以著其德
周禮不及者其禮同也何得謂之缺畧耶至
謂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意欲併
而為一而不知悖於因地事地之義矣又謂

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不必於門內吾不知其何說矣

又棠春明夢餘錄又載姚涞一議以周人建子可以冬至郊天夏至祭地用夏正則先地後天尤為謬妄吳鼎顧我鈞痛辨之載圜丘門可參觀也

王圻續通考穆宗隆慶元年會議典禮郊祀之禮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於南北二郊於冬夏至日聖駕

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從之命夏至方澤以卯時行禮　五月辛酉上親祀地于方澤

先是冬至祀天孟秋享太廟春秋祭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夕月壇以酉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祫享太祖俱午時惟夏至祀地未定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卯時

二年五月丙寅上親祀地于方澤

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甲午夏至先是上傳親祭

地于方澤所司者皆如儀是日四鼓後鳴鐘上乘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長安左門安定門詣北郊至行幄具祭服時曙色漸開上繙閱童踈久之報卯時上步出大次從内壝靈星右門步入行大祭禮樂九奏上升壇者五而對越盡禮仍至大次易常服而還正位黒犢一黄琮黄帛黄玉爵配位同惟無玉四從位黒犢四北羊四猪四計用犢六隻北羊及猪各四隻北羊者角彎下價最高山羊角直上價廉大祀不用山羊　南郊配位藏

於泰神殿北郊配位在太廟臨祭前一日請出壇祭畢
仍奉入

右明祭地

五禮通考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錄監生臣俞成鱇

五禮通考卷四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十一

社稷

蕙田案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穀無以養國以民為本故建國以社稷為先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於地之中別而為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達乎上下也世儒以祭社為祭地誤矣有天子社有諸侯社有大夫社有庶民社有亡國之社有春祈有秋報有冬蜡其配句龍后稷

其牲黝牲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服希冕其樂應鍾其鼓靈鼓其舞帗舞其儀三獻凡軍旅會同田獵災青皆有事焉見於經文班班可考今悉採其文條列之間附以諸儒異同之論其歷代制度典禮詳焉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設其社稷之壝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疏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外皆壝埒于四面

黄氏度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祭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

鄭氏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矣小司徒又立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為之設壝或為之立祀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壝謂壇及堳埒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疏云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言壇舉外以明內之有壇可知也又曰壝謂壇及堳埒也者堳埒即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蕙田案鄭以稷為社之細猶以望為郊之細云爾然以此解社稷則難通

鄭氏鍔曰考大司徒于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俱謂聚土為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為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惟其為聚土之事故于王

社則掌設其壝又為畿封而植木以為表于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壝為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為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為壇壝埒與小封疆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造都邑亦如之疏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右建設社稷

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　疏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地道尊右故社稷在

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于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冕先公鷩冕亦貴于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從鄭義以雉門為中門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

易氏紱曰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于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于王宮之右

鄭氏鍔曰左所以本仁右所以明義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注王宮所居也祖宗廟 疏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

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内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内何敬之示不褻瀆也

右社稷神位

書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 疏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黄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

傳說彙纂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

詩大雅緜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孔疏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爲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既爲大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遂爲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

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朱子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後遂因以為天子之制

何氏楷曰山頂之高腫起者曰冢故以為高大之義社說文云地主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孔云冢土訓為大社未即名為大社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以為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案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猶仍大王舊稱以未為天子故也

汲冢周書作雒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

注受封也其位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而覆茅苴裹土封之為社也

白虎通其壇大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

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受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别壇俱在未位通志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壇門四面門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為壇廣五丈諸侯

則但用當方之色為壇

周禮圖曰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

右社稷壇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

馬氏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以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

蕙田案馬氏言社可以兼稷是也云稷則止

于原隰而已此依鄭義非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疏言立社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發此句為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為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為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于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社稷

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説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説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

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綈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惟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云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勾龍為后土鄭注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

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勾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主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謂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烈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

神若是勾龍社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彼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

通典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徧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灰燼互執不同鄭玄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桊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

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勾龍
周棄並為五官故祀為社稷案所據左氏傳云勾龍
為后土祀以為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
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不同若稷是
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
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故依鄭義試評曰案
崔靈恩以鄭為長當矣何者案公者尊稱以人尊社

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為上公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日蝕伐鼓于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為君陰為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强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為社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説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

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今案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

楊氏復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為長

蕙田案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勾龍配社后

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勾龍稱后土名同而
實異二也駁社是上公駁勾龍棄先五嶽而
食三也其失者社即地示一也稷為原隰之
神二也稷是社之細别三也王得者社非祭
地一也定地位一難牲牢裘冕二難二也駁
鄭自相違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勾龍稷祭后
稷皆人鬼一也無配食明文不得稱配二也
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朱子註孟子云社土

神稷穀神最為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得祭之若云地示則惟天子乃得祭而非社之謂矣

馬氏晞孟曰天遠于人則尊而不親地近于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為主國以社為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

周氏諝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

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注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

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疏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殽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王氏安石曰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殽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殽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殽地之謂也

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疏出財故云列地利

劉氏彝曰祀社于國也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于其神矣

方氏慤曰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于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于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

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于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于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而此于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于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

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

疏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

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荀子社祭社稷祭稷

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

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于衆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後漢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社祀之建尚矣在昔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為后土及其没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于是受脤土膏恒動于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黎庶莫不祀焉

附諸家論社神稷神

仲長統社祭土神答　自漢諸儒論勾龍即是社主

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得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徵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

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勾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于天地並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

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勾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序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勾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勾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勾龍則傳雖言祀勾龍為社亦何

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何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勾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

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勾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亦未可

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勾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戮于地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䖏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

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于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冡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勾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紀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

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辨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言正此之謂也

丘光庭兼明書　社始或問社之始答曰始于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為中霤在國為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稷始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厲山氏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社神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地土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為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案周

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旣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名或問曰社旣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稷神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旣祭土何故更

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倂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真偽諸儒所識可謂不一稷名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荅曰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為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為人所褻慢也

朱子語類堯卿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

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丘氏濬曰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春秋傳則謂勾龍為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勾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蕙田案社神穀神鄭王兩家之辨詳矣鄭義仲長統之論難不喻其指比而觀之自以仲說為長而最後一荅則尤為鄭學者所未到然以為五土之神原隰之神則猶泥而不圓

正不如丘氏所云社為土地所在之名稷為百穀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養古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天下有百穀而民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其萬邦作乂烝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土而始有國有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以守其胙土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

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則由大而漸小由廣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可云五土也若一鄉一里何山林川澤原隰丘陵墳衍之有則主人鬼者固非而謂為五土之示者亦未是矣至以稷為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土中原隰重複而失五穀養人之義自當以朱子生物之論為穩

右社稷名義

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伯在太昊炎帝之間　疏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

葉氏夢得曰自夏以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句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為之也故祀

后稷為稷祀勾龍氏為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于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 注共工在太昊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勾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 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不知勾龍之為后土在于何代

后土為社 疏勾龍既為后土又亦配社故言后土為社也

稷田正也 注掌播殖也 疏國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然

則百穀稷其長遂以稷名為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堯初為唐侯然也此與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

自夏以上祀之注祀柱也

周棄亦為稷注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疏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

自商以來祀之

左傳土正曰后土杜注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　疏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為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勾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為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為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是在野則祭為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

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勾芒祀于户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别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户井竈中霤也門户井竈直祭門户等神不祭勾芒等也惟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材于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

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

家語五帝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于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

明不可與等也

漢書郊祀志自共工氏伯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死爲稷祠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廼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祀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

通鑑前編成湯二十有四祀祀棄爲稷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

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疏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書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

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

邱光庭兼明書　社配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為社是勾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于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句龍也　稷配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謂為農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為穀之君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

周棄也

蕙田案句龍配社柱棄配稷當以左傳祭法為正王肅即以人神為社稷者誤也

右社稷配神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注羣衆也　疏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姓也大社在庫門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曰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自所祭以共粢盛今從其説故詩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

張子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大社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内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　又曰天子立大社為羣姓必不但為城中之民為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郊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示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示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五祀祭宫中之地示

蕙田案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張子謂大社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恐非蓋左祖右社天子諸侯同之也王社疏謂與大社同處崔氏謂在藉田張子謂必在城内則猶注疏之説

也至謂社即是祭地社外無地祇之祭則惑矣詳見祭地門

陳氏禮書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

又曰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

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

蕙田案注疏引崔氏說謂王社在藉田禮書辨之甚力夫大社為民而立尚在國中王自為立社似不宜在國外陳氏說恐是疏謂與大社同處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　疏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

蔡邕獨斷天子之宗社曰大社天子所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右天子社稷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禮運同

馬氏晞孟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

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疏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

曲禮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注臣民慇勤之言　國君死社稷

呂氏大臨曰以社稷為言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

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

於氏愨曰諸侯為守土之臣故死于社稷謂之義義之為言宜也

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孝經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蔡邕獨斷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大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陳氏禮書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黄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黄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黄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黄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宫諸侯三宫天子辟雍諸侯泮宫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為社則

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

附辨諸家社不置稷

陳氏禮書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　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類皆二社一稷　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

史氏浩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寶土地為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為天也

鄭氏鍔曰王自為立社是為土示而稷無預與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媼所以不立稷也

周禮小司徒賈疏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州長疏同

馬氏睎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言社可以兼稷也

書召誥孔疏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唯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

而武成篇云告於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説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於郊此不言於社此言社於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

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

通志天子三社諸侯三社大夫以下一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句龍配之稷周棄配之

蕙田案據注疏王社侯社在藉田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是王社侯社亦皆有稷也

又案王與諸侯皆立兩社先儒謂大社國社為公王社侯社為私夫社以祭土天下之土

皆天子之土也一國之土皆諸侯之土也又何公私之有竊謂大社天子為羣姓所立即所稱五色之土用以分封諸侯與天下共之者乎王自立社則畿内之土神王所自主而與畿内公卿大夫士共之者乎諸侯國社即分封茅土之社與國同為存亡百姓之所繫屬者乎自立之社則國邑之土神所謂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者乎春祈秋報則兩社皆可

並行如此雖畧有分别而皆屬于公於義為合觀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無有一家自立一社者亦可証也

右諸侯社稷

周禮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揜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　疏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云勝國邑所誅討者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亡即為亡國之社稷此主勝之即為勝國之社稷是以

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社也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公羊白掩其上即屋之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劉氏彝曰周勝于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弇上以絶天之陽也棧下以絶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為其國亡也故喪祝掌其祀事

陳氏傅良曰鄭謂存之重神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垂和之罷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云有容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賢聖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儆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意同

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注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為亳社 疏案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士師為尸故鄭云用刑

官為尸略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為亳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亡即云亡國即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即言亳社春秋亳社災是也

鄭氏鍔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

易氏祓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于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

劉氏彝曰鳧鷖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為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

興王之社稷無以興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為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

蕙田案古者凡祭外神亦皆有尸此其明文

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　疏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災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于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

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宣露中冓之言亦不宣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于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

禮記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亳殷之社殷始都薄　疏喪國禮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為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塞其三面惟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慚德故革命刱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春秋襄三十年左氏傳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

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盟國人于亳社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范氏甯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儆戒之象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注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縁有屋故言災

楊疏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是

也

公羊傳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掩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之戒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絕滅云爾疏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者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賈氏云公羊傳曰蒲社也者蓋所見異

哀公七年左氏傳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王社掩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絶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置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漢書五行志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

以為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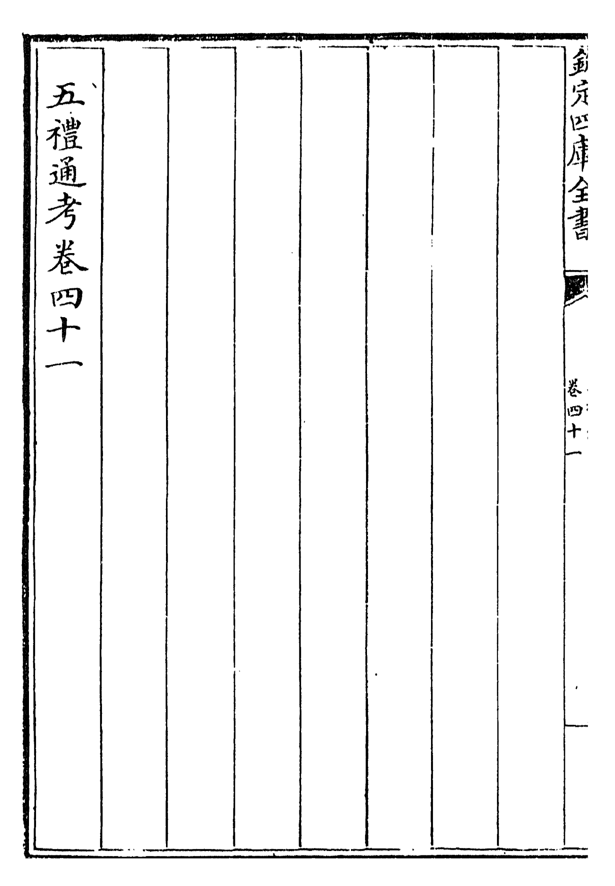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桃殳

陳氏禮書孔子謂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天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社必有稷少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

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閒于兩社是也掩上棧下不受天陽設于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于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内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

蕙田案穀梁立亳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非如內屏外屏之屏也特因其蔽于外而取屏蔽之意以為喻耳禮書似泥

右勝國社稷



五禮通考卷四十一